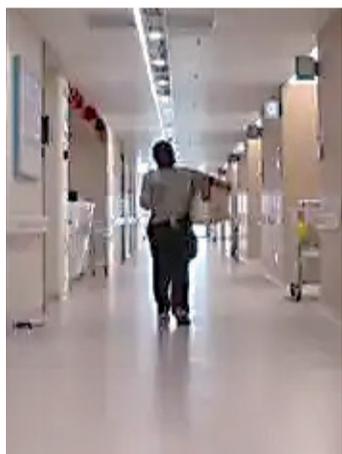




“隐藏菜单”中的卤牛腱

29岁面馆老板娘推出“隐藏菜单”
为肿瘤患儿家庭撑起“伞”暗号二号楼
饭里藏温柔陈金雁曾为孩子们饭捏过可爱形状，但后面发现这样量不够。
受访者供图

德清，浙江湖州市辖县，一个身处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小城。近来几天，小城最大的新闻是，县里一家位置偏僻的面馆上了人民日报官微。因毗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(以下简称：浙大儿院)莫干山院区，29岁的面馆老板娘陈金雁为肿瘤重病患儿开设了一份“隐藏菜单”。300多人的订餐群，自有一套严苛标准的“病号饭”：少油少盐不放味精料酒、食材新鲜、软烂清淡；只要说上一句“二号楼”的暗号，就心照不宣地打折，还免配送费、免打包费。她与患者素不相识，却竭尽所能，守望相助。一份风雨无阻的送达，让孩子们煎熬的治疗路上，多了一份踏实温暖的力量。



陈金雁的母亲抱着泡沫箱送餐

缘起

一条私信与一把“伞”

“隐藏菜单”的开启由来简单。今年4月，陈金雁的面馆社交账号突然弹出私信询问：“孩子想吃炒面，能送吗”“送哪里”“儿院二号楼”……这个地方陈金雁此前从未涉足过，这里设有血液肿瘤中心，那些患有白血病、神经母细胞瘤等癌症的患儿在此接受治疗，周期漫长。

陈金雁不喜欢医院。她的父母都是医院常客，父亲陈有良癌症晚期多发转移，母亲胡四莲肾衰。她甚至不愿意在吃饭时查看父亲递来的复查报告，“不想看，也不敢看。”但当听到家长“孩子离不了人，你能不能送到病房来”的恳求，她下意识想摇头，拒绝的话到嘴边，却怎么也张不了口。

“感同身受”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。陈金雁刚为人母，女儿小满才过周岁；而她的父亲，同样是癌症患者。“我爸一个人从德清去杭州化疗。早上6点的动车，排针再排到中午，他不会点外卖，又走不开。”得知父亲几乎都是饿着肚子在化疗，陈金雁疼在心里。

二号楼难道不能点外卖吗？据陈金雁观察，能点，但只送到医院大楼的外卖柜，依然需要家长下楼自取。而自家小店位置虽然偏僻，凭借现炒浇头，食材用心，开业以来生意一直红火。“堂食都忙不过来，真的要送餐吗？”

全家人亲力亲为的店，为了节约成本，陈金雁甚至咬咬牙，不请店员。“人力是最贵的。”她算过一笔账。若经营之外再给孩子们开“特餐”，等于需要调配一个人手来回取送，还不要配送费的话，四舍五入就是赔本买卖。

陈金雁并不掩饰自己作为生意人的真实想法。“开门迎客，谁会想赔钱呢？一开始做这件事，内心就是纠结的。”但一想到父亲当年在ICU抢救时的高额花费，是依靠朋友、客户甚至陌生人的的一笔笔捐款，这个家庭才得以撑过那段至暗时刻。“现在我有一点能力了，也想给别人打‘一把伞’。”陈金雁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——帮帮他们。

暗号

一份善意的共情与承诺

身为癌症患者的家属，病号能吃什么，陈金雁很有发言权。化疗后患者大都抵抗力弱，餐食首要就要干净，食材得新鲜，还得少盐少油，不放味精、料酒，有些还不能吃酱油。

她亲力亲为去做菜、去送。怕饭冷，用泡沫箱装。一个大泡沫箱装满，20多份饭菜超过了20斤。患白血病的孩子每天做骨髓穿刺治疗有先后顺序，但医生要求，手术后3个小时才能进食。这意味着大家的饭点很难统一。最多的一次，陈金雁一个中午往二号楼跑了五趟。

“一开始，还会给米饭捏个‘小熊

头’的可爱造型，想着漂亮一点，哪怕孩子化疗后没胃口，也能多吃两口。”但家长们有点支支吾吾的反馈让陈金雁一拍脑袋，恍然大悟，“量有点少了。”

她的细心被群友们看在眼里。小同(化名)因白血病在院治疗一年有余，她的妈妈是最早一批接触陈金雁的顾客。“孩子很喜欢吃，老板娘心好、手艺也好。”小同妈妈说起那份远超正常分量的青菜肉丝面——都够母子俩两个人吃饱，还有随菜赠送的煎鸡蛋。

患儿源源(化名)的爸爸第一次点河虾面时，就被面和虾分量惊了。他告诉记者，其实一开始没有特意嘱咐老板多放，但她特别舍得。“很感谢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不仅是一碗面，也是一份来自外界的支持。”

慢慢地，陈金雁的“隐藏菜单”被越来越多的患儿家长知晓：面馆老板娘可以做一些外面菜单上没有的菜：鱼丸汤、卤牛腱、黄瓜炒沼虾……这些菜孩子化疗后也能吃，干净，味道不错。截至6日发稿前，当初只有5人的“2号楼送餐群”，已增加到346人。

谁喜欢吃菜、谁的炒面得炒干一点、谁点餐时饭量要给足两个人甚至三个人……对方不用提，陈金雁都门清。“为了孩子治病，大家都不宽裕。只要店里有的，我能给的，都可以尽量满足。”

好记性当然也有烦恼。有普通顾客线上嘟囔陈金雁格局太小。“给好评送饮料，说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，老板娘记得住每个顾客的脸，避雷！”但就是这个看似有点计较的老板，在偶然得知二号楼有位小朋友罹患神经母细胞瘤，孩子的母亲正在用水滴筹募集6万元的治疗费用，送饭时她悄悄地塞去了200元。

陈金雁还给ICU送过餐。ICU门口没有板凳，她曾目睹一对父母为了省钱给孩子治病，直接睡在地上过夜，连租一张陪护床的费用都想省。她看得心酸，忍不住对孩子母亲说：“这碗面不收钱，以后你们来店里吃，一律免费。”可那对父母再也没出现过。或许是，他们想守住这个家庭最后的体面，又或许，他们的孩子已经走了。这份没有送出的善意也让陈金雁更加坚定，热乎乎的饭菜要在还没冷的时候，尽快、准确地送达。“那个我捐过款、患神经母细胞瘤的小朋友在上周去世了。”

这就是陈金雁要定下听到暗号“二号楼”就打折的原因。她怕患者家属面对帮助会不自在，又担心自己不能及时辨别求助的人。“有家长来店我没认出来，我发现买贵了，转头问我，怎么别人的菜要便宜些？”也有普通顾客戴着口罩，陈金雁误以为对方是患儿家长，开口询问“你孩子是不是在儿保住着的，在生病？我给你打个折”，对方拧起眉头，眼露不快，扭头就走。陈金雁这才意识到：“得罪人了。”

心声

少夸夸我，多帮帮他们

这一年，陈金雁不是没有想过放

弃。在经营面馆之前，她和丈夫陆佳良在杭州从事电商，为了才出生的女儿和生病的父亲，她放弃了杭州两万元月薪的工作回到德清，与丈夫一起共同开店。

“我其实没有那么大公无私，送的餐都是收钱的，也没有免费。”面对采访，年轻的老板娘反复强调，这些特餐并非天天都有。“掌勺是丈夫和弟弟。饭点太忙时，浇头面都要让顾客等半小时以上，我们实在腾不出灶和人手去炒菜。”

即便不影响日常经营，“隐藏菜单”的饭菜和配送依然占据了陈金雁和家人很多时间和精力。丈夫陆佳良曾经很不能理解。脾气好的他曾怒气冲冲地对妻子说：“店里就那两三个人，都在‘打仗’了，你还跑出去送饭。”

陈金雁的父母心疼女儿，看到她实在太忙，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，都来主动搭把手。父亲去杭州化疗后会急急匆匆赶回店里帮忙，而身高只有1米52的母亲，经常抱着大大的泡沫箱，在医院、面馆之间来回奔波送餐。“从4月到现在，我妈就休息了10月1日国庆节一天。”陈金雁说。

实际上，很多时候陈金雁也觉得吃力，但支撑她走下去的理由很简单。“做完化疗十几天没有胃口了，就想吃你们家的小馄饨”“他说你们家的炒面冷了好好吃”“鱼丸汤好喝，喝完啦”……

看见小孩子喜欢吃她的饭，听到家长们感激的话语，陈金雁觉得：“哎呀，我又可以了……”她说，哪怕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微小，但只要能帮到患儿家庭，她就愿意继续做。“我也必须要做。”

陈金雁周边人的态度也在变化。从开始不赞同到现在全家人都支持，丈夫陆佳良再没有提出过异议。他把自己的态度默默地炒进了每一份“隐藏菜单”的菜肴里。他只说，希望这样的订单少一些，因为这说明“生病的孩子少一些了”。

走红后，来自网友的点赞和夸奖更是雪花般纷至沓来，有人给陈金雁单笔转账千元，说给孩子们“加个鸡腿”，陈金雁照做。突如其来的走红让她有点意外，但又异常清醒。

她守着一方小小的面馆，在灶台与病房之间无声地穿梭。她所坚守的，于病童，是一个“放心吃”的承诺；于家属，是一个“二号楼”的温情暗号，于人间，是从稀碎寻常中生长出来的滚烫善意。

采访最后，陈金雁反复强调：一是请不要再宣传她的面店，“我们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人如果再多，会慢待了到店的顾客；二是请好心的网友不要再寄米面粮油和转账了。”她说，患儿的特殊餐食并非免费，这本就是她们应该负担的成本。“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有公益组织能关注浙大儿院那些因孩子患病陷入困境的家庭，帮帮他们。这就是我最想对媒体说的话。”

上游新闻-重庆晨报记者 周萍



陈金雁在记录患儿家长的要求